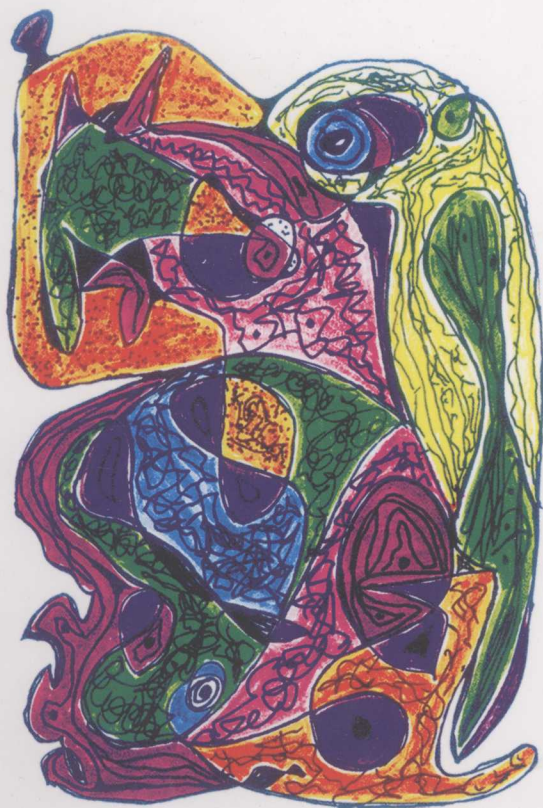


Colours: poems and drawings

彩夢世界

(英汉对照)

[加拿大] 布迈恪/著 金圣华/译



Colours: poems and drawings

彩梦世界

(英汉对照)

[加拿大] 布迈格/著 金圣华/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彩梦世界 (英汉对照) / [加拿大] 布迈格著; 金圣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ISBN 978-7-100-05769-1

I. 彩… II. ①布… ②金…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诗歌-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2272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Cǎi Mèng Shì Jiè

彩梦世界

(英汉对照)

[加拿大] 布迈格/著 金圣华/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5769-1

2008年6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0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 1/4

定价: 35.00 元



序 一

有生命的颜色

林青霞

金圣华教授一身枣红出现在我家前院，高雅中透着风韵。枣红穿在我身上，从来没好看过。这颜色经过金教授深浅得宜的搭配，煞是好看。这是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因此每当我想起她，脑子里就浮起红酒的颜色。

由于我对文学的喜爱和渴望在英文程度上有所增进，朋友把当时在中文大学教翻译、现在又是翻译学会会长的她介绍给我。她即使非常的忙碌，仍然抽出时间，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带着她翻译的文章到我家，很有耐心的指导我。我称呼她金教授，但她坚持要我直呼她的名字，这样更增加了亲切感，我们的友谊也从此开始。

沙士期间我去了一趟美国，因此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回港后，我们有时会在星期六的下午，相约在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在那儿我们谈文学、谈哲学、谈艺术。间或也会到对面的艺术中心看画，消磨着很有意义的下午。在交谈的过程中圣华给了我很多启发和灵感。

有一次我们谈到颜色，她很兴奋地告诉我，有几本是专门讲颜色的书，每一种颜色都有一本。后来我们在台北的诚品书店找到了。我买了两套，有红色、蓝色、紫色、白色和黑色，一人一套，我们各自捧着自己的书，像小孩子捧着心爱的玩具，欢天喜地地回家。

向来对颜色没有深刻研究的我，圣华问起来，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小时候很喜欢鲜黄色，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对颜色没什么特别感觉，好像也无所谓，后来发觉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穿灰色，有时会穿黑色，因为黑色最安全，最不容易出错。经常买红色的衣服但很少穿。最近钟情于象牙色也喜欢粉紫和dirty pink(暗粉红)，也许是反应出我目前的心境吧。

很高兴看到圣华翻释的一本有关颜色的诗集——《彩梦世界》，让我对色彩有了新奇微妙的感受。

很喜欢这首“紫瓣飘落”

紫瓣飘落于
静止的湖上
湖水哭泣
为一张逝去的脸庞
那脸永不会再次
映照于湖面

紫瓣飘浮于
静谧的空中
宛如音乐

几片紫瓣，竟是这样空灵而美丽，真叫人感动。这使我想起，有一次我和圣华到香港艺术中心看完画，她一身紫色纱裙，

由石阶上走下。我迎着她的手，那衣裙在风中摆动，真是宛如音乐，好美。

另一首“黑与绿”

窥进黑黝黝的池塘

我瞧见一张脸庞

给涟漪弄皱

受绿苇纠缠

让黑色水鸟穿梭划过

这脸是我的

你的，还是一个陌生人的？

用黑来形容池水的深沉和静谧，用绿苇形容纠缠的感情。因为黑和绿的结合而产生不同的面貌。记得有一次我和圣华见面，两人不约而同的都穿黑配绿的衣服，也都穿出各自的味，两人相视而笑，非常有趣。

“红之一”

红在我头颅里尖叫

以利爪抓住我的脑

它那红宝的眼睛

窥入

本来永不该瞥的地方

红会尖叫，红有利爪，红还会窥视，真叫人震惊，原来红这么有生命力。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喜欢买红色的衣服和红色的唇膏，却很

少用也很少穿，看了这首诗，才让我意识到，原来我喜欢的是它那令人惊艳的特色和生命力。

圣华喜欢美丽的颜色，她能读出加拿大著名诗人布迈恪的内心世界，诠释出以颜色为主题的美妙诗句。透过她的译作，我发现，颜色不只是形容词，它也可以是动词和名词，不只代表静止的色素，它也有动感，甚至充满着生命力。

诗人布迈恪的创作，加上圣华翻译的“创作”，不只诱发视觉，而且可以唤起听觉和嗅觉，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增添了梦幻的色彩。这个世界真美妙。



2008年5月2日



序 二

寻找彩梦世界

金圣华

从小，就喜欢做梦。

长大后，依然喜欢做梦。夜里，沉睡时做梦，将醒未醒时，也做梦。白天，听不进枯燥沉闷的演讲时，思想飞得老远，海阔天空，自由翱翔；看不惯虚假冷漠的脸孔时，虽身困室中，也会神游物外；而每当失意沮丧时，更努力追梦，寻梦，希望把灰暗的现实，化为绚丽的梦境。

谁说，梦是没有颜色的？对我来说，所有的梦，夜里的，白天的，梦境也罢，梦想也罢，都是灿烂多姿的，能使平凡素淡的人生，添上一抹抹缤纷斑斓的色彩。

2007年5月，从香港来到北京，观赏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第一百场演出，一踏出机场，就看到迎面而来的奥运标语——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好一个世界大同、

万邦协和的理念！不错，这世上，的确应该消除歧见，打破隔阂，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同心协力，实现梦想。然而这个人类共同的梦，究竟是怎么样的？我想，应该是异中求同，而非单调统一的，换言之，这个梦不是黑白之梦，而是五光十色而又融洽和谐，多姿多彩而又欣悦怡人的，因此，这世界也将因梦境的实现而变成一个包括各色人种、包含各种宗教、包容各类思想的大同世界，而这个“One Dream”当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充满希望的彩色之梦了。

2003年，加拿大名诗人布迈恪（Michael Bullock）出版了以*Colours*为名的诗集，随即寄赠给我，并问我是否有意将之译成中文。我当时因为公事繁多，且正为筹办“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而忙得不可开交，于是就把这项好友托付的任务搁下了。事隔数年，在北京街头瞥见奥运的标语后，“世界”、“梦想”等字眼，一直在心中萦绕不散，回港后再次细读布迈恪的*Colours*，发现这本以色彩为名、以色彩为主的集子，字里行间，充满了梦与幻、光与影、虚与实、回忆与追思、憧憬与向往的诗情和画意。这是一本不折不扣描绘彩梦世界的奇幻之作，如能在2008年出版，亦可在欢庆奥运的气氛中，为书林译海增添一些色彩，这就是本书中译的缘起与由来。

布迈恪原籍英国，后移居加拿大，为著名诗人、画家、小说家、剧作家及翻译家，于1918年出生于伦敦，年轻时曾进美术学校习画，课余从事写作及翻译。1968年以英联邦学人身份，访问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966年以麦克谷菲访问英语教授身份访问美国俄亥俄大学。1969年底，重返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任创作系主任，主讲翻译课。1983年，以终身教授（Professor Emeritus）身份从该校荣休。退休后，布迈恪创作不辍，翻译不断，迄今出版的诗集及小说逾五十种，剧本两种，译自德、法、

意文学作品约两百种，其作品已翻译成多种欧洲及东方语言，包括中、日、韩、印等文，其中尤以中文译作数量最丰。

1974年春，我趁长假之便，远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创作系进修，有幸结识布迈恪教授，自此展开一段长逾三十年的友谊。我不但从布迈恪身上学习了不少教授翻译的良方，也成为介绍布氏作品的主要译者，先后翻译过他的诗集《石与影》（*Stone and Shadow*）及小说《黑娃的故事》（*The Story of Noire*），并在国内出版。

翻译布迈恪的作品，每每是一种苦乐参半、惊喜交集的经历，原因是他的作品看似简单，实则艰难，在翻译的过程中，常使译者感到殚精竭虑，力不从心。布氏是超现实主义大师，不论是诗、是画，或是小说、戏剧，他的作品总带有一种洒脱不羁、恣意奔放，然而又深沉奥秘、难以尽窥的特色，因此，译者往往会在字句的表面结构与深层意义中彷徨失措，举棋不定，而真正尝透了“迷失译途”（*Lost in Translation*）的况味。

布迈恪的《彩梦世界》是一本另辟蹊径的力作。在诗人长达七十载的创作生涯中，色彩一直是不可或缺的文学元素。根据诗人自述，最初的诗作，是一首很像俳句的小诗，一共只有两行：“月亮是一朵黄色的玫瑰／飘泛于穹苍的紫川”，自此之后，这紫黄二色，就不时出现在布氏的作品中，不论是诗，是画，往往双色并呈，互相衬托。其实，在诗品中以色彩写景，以色彩绘物，以色彩烘托气氛，原是不论中外文学中共有的手法，不足为奇。以中国诗词为例，如“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氛”（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水》），“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官墙柳”（陆游《钗头凤》），“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忆江

南》），“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欧阳修《丰乐亭游春》），“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马致远《夜行船·秋思》）等等，莫不把色彩当作形容词，来描绘实物实景，使笔下形象更添姿彩。又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泊船瓜州》），则把色彩当作动词用。诗人布迈恪多年来一直采用以色彩为形容词的传统手法，偶尔也会将色彩当作动词或副词来用。

自2000年起，布迈恪不但开始把色彩当作一个名词，而且当作一个与实物无涉的主体来看待。他尝试把色彩拟人化，写了一首有关《红》的诗，自此之后，灵感源源不绝，创作了大量有关色彩的诗作，并汇编成集，名之曰*Colours*。

在这些诗中，布迈恪追随法国诗人蓝波（Rimbaud 1854-1891）的足迹，采取了模拟“综合感官知觉”（synaesthesia）的手法。这种手法简述之，即为各感官之间的交互作用。视听联觉者可在聆听的同时，通过联感，看见某物的色彩。诗人运用一种类似的联想法，看见某一种色彩时，马上在脑海中浮现出某个声音、某缕气息或某种思绪，因而激发起赋诗的灵感，创作出许多情景交融、声色俱全的作品。自此，每一色彩已化为本身含有特殊意义的实体，内蕴丰富而寓意深刻。

如何把布迈恪幻彩作品的神韵，充分再现在译文中？首先，布迈恪这一系列色彩之作，是一种崭新的尝试，不但与中国古典的诗词迥异，与英诗的传统也不尽相同。对布氏来说，颜色如梦如幻，可敌可友，通过各种色彩浓淡深浅的描述，他把内心深处喜、怒、哀、乐，恐惧与期盼、失落与希冀、追忆与憧憬、冲突与协调等等，都刻画得丝丝入扣，而又往往出人意外。

一般来说，颜色是与思想情绪直接联系的，就以奥运旗帜上的五环为例吧！这五环以白色为背景，分别为蓝、黄、黑、红、绿共五色（图案设计于1913年，正式采用于1920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举行的奥运会上），彩色之圈，环环相扣，代表寰宇五大洲由奥运精神联为一体，融洽无间。通常，黑色代表尊严高贵，白色代表纯洁优雅，红色代表热情华丽，绿色代表青春，蓝色代表平和，黄色代表活泼，但是这种种联想，却常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

大凡热带民族都比较喜欢鲜艳缤纷的色彩，而北国人士则偏爱沉静素雅的颜色，当然，这与当地的环境气候与社会经济大有关联。金色，紫色，由于原料贵重，染制过程复杂，一向为皇族贵胄所喜。色彩的喜好，也会随着时代而变迁，倘若你有一天去法国游览，请看一看凡尔赛宫壁上法王路易十四的画像，除了那一身时髦的衣饰外，别忘了瞧瞧他那穿上红色高跟鞋，以丁字脚站立的样子！至于中国，《牡丹亭》中柳梦梅及《红楼梦》中贾宝玉代表的那身俊俏打扮，如今只能在戏曲中去寻找了。进入20世纪，色彩已在男性世界中销声匿迹，在正式的场合，除了黑、白、蓝、灰之外，还有什么色彩可以堂而皇之出现在男士身上？偶尔一抹红、紫、黄、绿，也只能瑟缩在一方丝巾及一条领带上了。但是，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情况似乎在渐渐转化，各地爱美的男士，正在悄悄求变，释放自我，开始探索缤纷的彩色世界。

所有的色彩，既可带有正面的联想，也可引起负面的感觉，对于一位感性而敏锐的诗人，当然更是如此。布迈恪笔下的色彩，各有特性，可正可反，绿是“遍布世界的颜色／生灵万物的血液”，却可迷惑旁观者，使之恍惚蒙眬，或以“无比的不屑／睥睨着天地万物”；蓝是“鸟儿对天空／鱼儿对海洋”的纯洁之

爱，然而却“满载回忆”、“带着巫术及魔法”、“充斥神秘与恐怖”；灰如愁雾，却又“至轻至柔”；银是哀悼的“泪之色”；雪是施于地下天上“白色的魔术”，白色虚无、真空、抹去一切；黄是“高与亮的精髓”；橙是“未熄的余烬”；铜为“秋叶之色”；棕却是“无谓之火的遗迹”；红能“尖叫”，也有“利爪”；粉红既是“肌肤之色”，也是“诱惑之色”；黑却最具威严，黑色之乡是“秘密之乡”、“潜危之邦”，那处永恒黑暗，子虚乌有。布迈恪的诗集，全书以《彩虹》始，以《玫瑰》终，外加一首特地为奥运而撰的《华光溢彩迎奥运》，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彩梦世界》。

翻译这本别具特色的《彩梦世界》，我采用的是尽量贴近原文的策略。在翻译过程中，传统所谓的“意译”、“直译”，近期热门所谓的“异化”、“归化”，根本不在念中。我所着力的是怎样与原诗相契相合，尽可能在原诗的格式（包括分行与无标点的特色），原诗的意境氛围，文字的节奏语感，整体的统一和谐各方面去用心揣摩。我所注重的是原诗的风格，这一系列乃超现实主义的现代英诗，诗中充斥着大量意象、明喻与暗喻，我力求把这种特色重现在译文中，非必要时，不予增删。全书共六十首诗，除了第一首之外，格式及分行全部与原诗相同。至于第一首《华光溢彩迎奥运》，为了使中译较易琅琅上口，我特意译成七言诗，共四行，一、二、四行押韵，这是与其余各首截然不同的尝试。

颜色词的翻译，向来是译者在双语转换的过程中，深感棘手的一个范畴。原因是颜色可分为基本颜色词与实物颜色词两种。实物颜色词是借一种实际存在之物，来指涉某种色彩，例如以翡翠（jade）来代表绿，以雪（snow）来代表白，然而因为各地环境的不同，文化的差异，一地的实物，未必存在于别处，因此中

文里常见的豆沙色、蟹青色、菱色、藕色、米色等颜色词，就不宜也不易直译成英文，反之亦然。即使是基本颜色词，如红、黄、蓝、白、黑，在中外文化中，也会引起不同的联想，学翻译的人都知道，“嫉妒”一词，在中文里用“红色”表示，如“眼红”；在英语里则用“绿色”表示，如“green-eyed monster”，因此，译者处理时，往往会转“绿”为红，或易“红”为绿，做出相应的调整。

诗人布迈恪曾经说过：“我用一种色彩为形容词时，是为了它所表现的潜力，而不是为了它对一件实物的描绘。”他的思想，深受抽象派先驱康定斯基(Kandinsky) (1866-1944) 及沃林格(Worringer) (1881-1965) 的影响，他认为每一种颜色都拥有无穷的力量，正如每一个音符一般。这力量含蕴在指涉每一颜色的单词中，每当这单词跟其它字眼结合时，就会力量倍增，成为充满生命力的存在。诗人认为“极简抽象派的风格”(Minimalism)，一旦运用到文学作品之中，“言简意赅”乃成为诗品的要诀。布迈恪曾经译过王维《辋川集》中的四十首诗，深受王维空灵清远诗风的影响，因此，下笔凝练精简，以简约的形式，来表达深邃的思想，就如大幅留白的中国画，落墨行笔处有诗，字里行间也有诗，诗人因此要求读者敞开心扉，充分领略诗中每一字、每一词的分量与涵义。

这本诗集原名*Colours*，而“Colours”既为“色彩”，也有“旗帜”的意思，在此“华光溢彩北京聚”、“万邦竞相展彩旂”的时刻，诗集得以在北京由信誉卓著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使我深感荣幸。

承蒙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杨德炎先生、英语室主任周欣女士大力支持，黄国彬教授审校译稿，并提出宝贵意见，赖恬昌先生

惠赐墨宝，为拙译赐题，特此致以衷心谢意。此外，本书的封面、插图都是布迈恪的作品，全书更附上布氏亲自朗诵的CD，弥足珍贵(由于第一首诗“华光溢彩迎奥运”乃诗人特地为奥运而作的新诗，故不包含在CD中)。

特别感谢的还有林青霞女士。与青霞相识相交以来，发觉我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圈子，年龄也有一段差距，可是大家对文学、对艺术、对生命意义、对世间真情，却有十分投契的看法，因此会不时把晤谈心。承蒙她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使诗集倍添光彩。

记得2007年我们一起去探访季羨林教授时，两人不约而同都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为的是给季老带上喜悦温暖的感觉。青霞那一身翠绿，是喜爱素色的她从来没有穿过的。颜色，除了表达个人的爱好与性情之外，原来也是一种巧思，一点慧心，一种对他人体贴与关怀的表现。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爱美爱梦的朋友，希望您在诗中找到喜悦，找到乐趣，从而营造自我独特的“彩梦世界”。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金聖' (Jin Sheng), with a long vertical stroke extending downwards.

2008年1月17日

* 上述有关介绍原作者之部分内容，乃按照原序编译而成。

目 录

- 001 序一：有生命的颜色 林青霞
005 序二：寻找彩梦世界 金圣华

众彩缤纷

- 002 Olympic Colours
003 华光溢彩迎奥运
004 Rainbow
005 彩虹
006 插图

绿色系列

- Colours of the River 008
河流之色 009
Colours of the Wood 010
森林之色 011
Green 1 012
绿之一 013
Green 2 014
绿之二 015
Green Shadows 016
绿影 017
Green Mist 018
绿雾 019
Green Resonance 020
绿色共鸣 021

Philodendron	022
蔓	023
插图	024

蓝色系列

026	Blue
027	蓝
028	Peacock Blue
029	孔雀蓝
030	Blue Evening
031	蓝暮
032	Ultramarine
033	佛青色
034	Prussian Blue
035	普鲁士蓝
036	Indigo
037	靛蓝
038	Cobalt Blue
039	钴蓝
040	Pale Blue
041	浅蓝
042	插图

紫色系列

Lilac	044
紫丁香	045
Mauve	046